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五

起太安二年盡永興元年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癸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尙水上軍皆散走

郫水上軍也

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

其境內改元建初

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五月特自號大將軍

云昭帝七年特稱大將軍號年建初昭帝七年太安元年也祖孝徵修文段郡覽云太安二年特大赦改年建初元年特見段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正月特僭位改年今從御覽等書

羅尙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

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瑱就德陽太守任臧其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

之遂還報尙二月尙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

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

赤祖

赤祖地名當在縣竹東

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

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

此涪陵乃漢廣漢郡之涪縣晉梓潼郡之涪城

縣非涪陵郡之涪陵廣漢梓潼之涪今縣州今人猶謂涪州爲涪陵涪陵郡之涪陵則今涪州涪陵縣也

三月羅尙遣

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璽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

紳何冲乘虛攻北營兵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授甲

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乃引兵還與冲

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尙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尙復閉城

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尙許雄

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爲軍師遣席遠代之

遠音委

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
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
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
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二翁謂李流李含也離曰當劫之耳

雄大喜乃共說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
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
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墊江縣屬巴郡○墊音晏荆州軍遂汎流甚惡由

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雜特之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
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如寐又夢大蛇遶身
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則在者必大貴蕩
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有衛士相之曰此君貴相有

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新野莊王欲爲政嚴急失

廢爽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

劉勰曰義陽本漢平北縣之義陽郡魏文帝黃

初中分立義陽縣蓋治石城後分南陽郡立義陽郡治安昌城懷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昌五縣

荆州以壬午詔

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

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山是郡縣官長皆親

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

千口張昌囚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

晉書

張昌傳云石巖山去安陸郡八十里水經註涓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今德安府南十里有石巖山諸流民

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

與步將朱伺犇武昌欽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

杜佑曰漢江夏郡城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

吏邱沈山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襄陽郡其地皆屬襄州穀更其

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也曷自爲相國詐

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

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

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閒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日閒聚至三

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今安陸縣東四

十里有障山 欲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戰其鋒不可當

挑刀舞刀也今鄉落民以手運雙刀坐作進退爲擊刺之勢鄉

刀空中高一二丈以手接之又善舞戲左舞右赴爲刺隊之勢又

躍過於上特爲假捷此所謂走戟也 兩臺救諸軍三道救助朝廷

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荊州刺史

又詔河閒王暉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

出藍田關以討昌

藍田關在京兆藍田縣即秦之驪關也

暉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

藍田關又逼奪其眾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驥平南

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初

欲與齊王冏善冏敗欲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作亂欲表請

討之時長沙王又已與穎有隙疑欲與穎連謀不聽欲出兵昌眾

日盛從事中郎孫洵謂欲曰公爲岳牧受關外之託拜表輒行有

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藩翰王室鎮靜方夏之義乎

欲將出兵王綏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石

也昌至樊城欲乃出拒之眾潰爲昌所殺詔以劉宏代欲爲鎮南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

南蠻校尉

有長史司馬

參軍蒯恆爲義軍督護

義軍蓋民兵也自漢之官蓋創制於此時

牙門將皮初

爲都戰帥進據襄陽

杜佑曰襄陽漢中監郡也

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殺羊

伊劉宏退屯梁

梁縣屬汝南郡唐爲汝州治所

昌進攻襄陽不克初太康元年武

帝悉去州郡兵時苦州鎮權重人皆以爲便僕射山濤獨上言武

備不宜去帝不聽至是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取州鎮之權愈重矣 李雄攻殺

汝山太守陳圖

故音岷

遂取郫城

郫縣屬蜀郡李膺益州記郫縣故城在今縣北劉昫曰唐益州臨江

縣漢郫縣地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甯州或東

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飢乏唯涪陵千

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

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作

城山記曰岷山連峽接岫下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范長生涪陵人率眾保之

平西參軍涪陵徐鼎說

羅尙求爲汝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尙不許舉怒出降於流
流以舉爲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
是復振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爲齊王問所殺因欲以爲
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暉爲宰相已得用事
旣而問爲又所殺穎雖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
甚於問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爲又參軍
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暉曰商爲又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
除之商含不平事見上卷元年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
檄上尙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
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暉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
稚等合四郡兵攻之暉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卜粹謀殺又

皇甫商以告又收合孫粹殺之粹張華之婿也承熙初為尚書郎

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又專權而粹又立朝正色

故又忌而害之驃騎從事瑯琊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

出犇鄴從事從中郎也武邑縣前漢置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國武帝分立武邑郡唐為縣屬冀州張昌黨

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昌別將陳貞攻

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

冰江州時治豫章洪置臨淮郡章帝以合下邳國晉大康元年復置臨淮郡於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

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宏遣

陶侃等攻昌於竟陵竟陵縣屬江州郡魯宗鑿曰自蔡州南至信陽平地南至大江並無郡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古竟陵今竟州

劉琦遣其將李揚等向江直侃等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

萬餘級

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眾悉降雁石冰尚據臨進

考異曰帝紀八月庚申張宏及

張昌發於清水斬之昌傳云昌敗竄於下雋山明年秋禽華之按宏斬張奔表云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首華從昌本傳前記下雋

縣名屬長沙

陶侃者廬江之尋陽人也少孤貧爲縣吏監魚梁以蚶鱉

餉母湛

雙音

湛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史以官物兒餽非惟

無益乃增吾憂也已而罷吏家居郡陽孝廉范逵過之時倉卒無

以待賓湛語侃曰汝但在外酌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

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任郡乎

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乃召爲督

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當終有大名命其

子翼之結友而夫夔察侃孝廉至洛陽見張華華甚異之豫章國

郎中令楊暉

暉音卓

沔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

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

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侃由是知名

既克張昌劉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

羊公謂羊祜也

謂吾後當居身

處晉人多自謂爲身

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宏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

陽王斌遣前長水校尉張奔領荊州宏至奔不受代舉兵拒宏

討奔斬之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敘功銓德隨才

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

望淺更以宏婿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下教曰夫治

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

按晉制荊州統

二十二郡時已分襄陽武昌安成三郡屬江州尚統十九郡又分新成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尚統十六郡至懷帝分長沙衡陽湘

東莞陵傳桂陽六帶屬郴州北時制州安得十女嬀然後爲政

統十一郡此蓋言當時缺守者十郡也

哉乃表陟姻親禮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河間王顓聞李合

等死卽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

平因欲與顓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

矣又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頹

今若頓軍關外關外謂郊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

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

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顓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元之左

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顓

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茲逆其以又爲太尉都

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

考異曰希紀太安元年十二月又誅齊王問卽以父爲太尉都督中外晉春秋二年

七月罷穎北兵乃以父爲太尉都督以討之按齊王死後領懸執朝政久未應都督中外又顯見爲太尉父不應更爲太尉今從晉

春秋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

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

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三世爲將

道家所忌又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牽秀等心皆不

服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

與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

陸佃坤雅曰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

適

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

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

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先是盧志於眾中問機曰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機答云如卿於盧毓庶誌默然而起弟雲

謂機曰殊非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

爾從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

卿中之諒劍而復起充迷之不覺去遂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
一鈴下唱曰有客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崔少府府也充曰我衣冠
那可見貴人即有人提一襖新衣迎之充著以進見少府展姓名
崔便圍飲謂充曰近得聘府君書索小女爲君妻故相延耳即舉
書示充充父亡時小然已議父手迹便欲飲無辭崔即教內令女
麻蕭嚴使充就東廡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誓三日後少
府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以用還生女當留自養故外嚴
中送客嶺女送至門執手涕零離別之感無與生人充還家推測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思懷婉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
一覆車乍沈乍浮既上岸充往窺之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充折
然欲捉女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在可即見之充既見少府崔
女即抱兒還充又與金盤爲別充取兒及盤歸不見二車處充乃
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即售冀有識者故有老婢問得盤之由
還報其大家師女姨也姨謂充曰我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盤替棺中今視壽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否充以
事對即請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從幽婚也兒遂爲令

陸歷郡二千石者續其後生子植字子幹有名天下植生鯨鯨生延遜生志故云鬼子至是志言於穎曰陸

機自比管樂擬君暗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

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身旗折意甚惡之穎列軍自朝歌至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河橋即高平津河橋乙

丑帝如十三里橋橋在洛陽西去城十三里所以爲名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

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宜武場水名註大夏門東宜武觀也賦結構南望天淵池北瞻宜

武場場西故賈充宅庚午舍於石樓是日天中裂爲二無雲而雷者三九月

丁丑屯於河橋壬午致正壬午原張方擊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

於芒山丁亥帝幸偃師偃師縣漢屬河南郡晉省清復置在洛陽東北辛卯舍於豆田城

書五行志洛陽城東有豆田壁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此河南關黃河之南其河南關

也清水益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

秀走之大赦張方乘虛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李流疾篤謂諸

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

李特以弟驍爲驍騎將軍
軍少子雄爲前將軍

流卒眾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

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尙

朴姓也
朴音浮

使襲郫城云已

爲內應尙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驥伏兵於道泰出

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

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尙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

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爲斷尙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石超進逼緱氏

緱音勾

冬十月壬寅帝還宮討張方於城內方軍

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於衢巷方乃

退出城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

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載於馬以突咸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湖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郭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

魏黃初二年分魏郡置皆玖陽平郡公師藩也

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

日之舉疆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

用之太過北方舊將皆疾之耳

補註言穎謂又弱機豈不知其必勝而持兩端之意乎但亦猶忌之

不用命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哈

哈帽也弁缺四隅謂之哈帽志曰魏武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疑古皮弁茲難帛以為哈以色新其費賤本施軍

論非為國容徐爰曰俗說本未有岐苟文若巾之行無樹枝成枝

謂之為善今並為與秀相見為賤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華亭時屬吳郡嘉興縣界有華亭谷華亭水至唐始分嘉興縣為華亭今縣東七十里其地出鶴土人謂之鶴窠秀

遂殺之穎又收機弟石司馬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

江統陳雷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

至於反逆則眾其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

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厲志曰昔趙王殺中護軍

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叱夷機三族初陸抗之克步闢於西陵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陸兩旁曰內外踝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在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旣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率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

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因言拯冤致又殺之獲守士衛
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
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父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
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
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
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
里草羹但未下鹽豉耳時人稱爲名對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
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
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
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
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

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其爲人所推服如此機亦恃其才望志匡世難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至是果及於難然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死之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機獨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補浚儀令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得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其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

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愛才好士多所賞達雲弟耽亦有
清譽孫惠與人書曰不意二陸相攜開朝一旦湮沒道業淪喪痛
哭之深荼毒難言國喪俯望悲豈一人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
下亦以穎枉害機雲兄弟爲言

唐太宗曰陸機陸雲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
實荆衡之梓杞也屬吳祚傾基金陵舉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
矯翻南辭翻樓火燭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
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違骨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翻是知
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係彌年之丹非蘭怨而
桂親豈塗害而怒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
非所罕有常安籍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

言矣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
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
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滅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豈鐘來
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以西陵起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
天意也抑人事乎

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
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
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遁洛
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
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又穎兄弟可辭說而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

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

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

水經註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

陽記曰千金塢舊陂水隄時更修此陂謂之千金塢

塢音過水碓皆涸

碓音對乃發王公奴

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

助兵公私窮蹶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

邀言於父曰劉沈忠勇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閒宜啟上爲詔與

沈使發兵襲顯甯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父從之沈奉

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

父又使皇甫商閉行齋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赦皇甫重進軍討

顯商閉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商殺之

是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

義興秀才周玘處之子也

玘音起

彊毅沈斷有父風閉門潔己不

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名重一時至是憤石冰之亂乃潛結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十二月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循邵之子卓甫之曾孫也時冰逐會稽相張景而遣其大將抗寵屯兵於郡講堂循與玘等移檄於寵爲陳順逆寵遂遁走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冰又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爲廣陵度支盧江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木不樂遠成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散敏請督運兵爲公破之準乃益敏

兵使擊之 閏月李雄急攻羅尚軍無食甯牙門收羅守城夜

由牛鞞水東走

水經註牛鞞水在建爲牛鞞縣判曰洛水一名牛鞞水杜佑曰簡州陽安縣漢牛鞞縣地 羅

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郫

郫縣漢爲廣漢郡五代史志郫縣舊

日伍賊精大業改曰郫縣唐爲梓州治所 郫音雌又音妻

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計賊不進

徵卽罪 死是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

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至是又表

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遼西公

爲王浚用段氏以攻成都王頴及石勒張本

浚沈之子

也 王沈北晉以蘇魏高貴鄉公

毛詵之死也

事見上卷太安元年

李叡犇五苓夷帥于

陵丞于陵丞詣李殺爲叡請命

五苓夷甯州附塞部落之名

殺許之叡至殺殺

之于陵丞怒帥諸夷反攻殺 尚書令樂廣女爲成都王妃或譖

諸太尉父又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

猶疑之

理永安元年

西遷長安十二月又改元永興。漢劉淵元熙元年成都李雄建興元年。

春正月丙午樂

廣以憂卒。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見之於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寡嗜欲，善談論，尙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其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然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其遷河南尹時，將爲議表，請潘岳爲之。岳曰：「可作耳。」要當得君意。廣述己所以爲讓，標二百語，岳直取錯綜，便成名筆。

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衛玠
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思邪廣云因也
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籛噉鐵杵籛音械皆無想無因故也玠思之
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
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少與宏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
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頴頴性宏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
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澹愛髦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
然髦更清出進笑曰吾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喬
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 長沙厲王父屢與大將軍穎
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
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慮事不濟已及於禍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

考異曰越傳云

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披于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戮夜收又別省逼越爲主今從又傳

甲子越啟帝下詔免

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

考異曰帝紀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赦永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疑是一事

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欲

殺又以絕眾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

告張方丙寅方取又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冤痛之聲達於左

右方軍士亦爲之流涕

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十二月殺又又傳曰初又執權之始洛下

諸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殺二十七而死如諸

晉書樂廣傳云取詔王預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又遺詔而廣既

處朝望羣小浸謗之廣以憂卒惠帝紀永興元年正月丙午樂廣

卒若廣卒時又未死知又傳正月二十五日殺又是在永安興

元年正月丙午樂廣自裁按帝紀今年正月以預爲丞相遣兵屯城門代宿衛者疑此皆又初死時事又今年

正月未亦有甲子丙寅今從又傳

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於

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尙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

率兵五萬屯十二城門

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津關平昌宣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西

關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凡十二門

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衛衛兵表

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暉頓軍於鄴

鄴縣屬京

北郡周宣王弟鄭桓公封邑唐屬華州

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

渭城縣故秦城

賜也前漢屬扶風後漢省而地名猶在石勒許石安樂唐復爲咸陽縣屬京兆

遣督護虞襲逆戰於好時

好時縣前漢屬扶風後漢晉省唐武德二年復分醴泉置好時縣屬京兆

襲兵敗暉懼退入長安急召

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

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暉戰暉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

甫潛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暉帳下沈兵來遲馮翊

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潛兵遂敗收餘卒而退

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

敦姓也

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

沈謂暉曰知己之患輕

暉西沈爲軍師遂爲雍州刺史

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

天子之詔最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植醢之戮其甘如

齋

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則怒鞭之而後要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

畫計暉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川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暉

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羅尙逃至江陽

華陽國志曰瀘州羅川縣本漢

江陽縣又江安縣亦漢江陽縣也

遣使表狀詔尙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

三郡本屬梁州尙權統之

尙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師

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尙宏曰天下一家

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尙賴以

自存李興願留爲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

實密之子也

手版在

勞也參佐施敬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尙後繼於時流民府公故持手版

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糧旅貧乏多爲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

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單爲清河王 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

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

北走投封雲封雲徐州賊應冰者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

周玘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河閒

王顯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

以暉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寶爲太尉寶以老固讓不

拜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

衛將軍陳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

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犇鄴戊

成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秦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

徵前侍郎嵇紹詣行在

長沙王又當國以紹爲侍中又死紹侍中
應免爲庶人今討穎故復徵詣行在

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

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

晉志
安陽

縣屬魏郡魏土地記曰鄴
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

眾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

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

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

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

就刑耶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

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

蕩陰縣漢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唐爲相州蕩陰

縣按水經註潞陰縣因潞水爲名宋白曰古潞陰縣在潞水南漢

初潞安陽縣入潞陰隋又廢潞陰入安陽則安陽潞陰二縣接境

也補註潞陰卽古之美里今爲

韋德府之潞陰縣○舊音湯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

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

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

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火左右奉秋桃穎

遺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

郊於鄴南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稽紹字延祖十

歲而孤事母孝謹以山濤薦被徵初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

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

頰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尙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後

爲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及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齊王問用事時紹嘗詣問諸事遇問譙會董艾言於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問曰今日爲懼卿何答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要綬冠鏡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而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問大慙問素重紹每見必下階迎之散騎常侍劉喬言於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其所頒財物今何所逼忌而紹猶吝裴家牛車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可獨加敬於紹問乃止不迎紹後謂喬曰大司馬何不復進客喬

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耳紹曰正人爲誰荷曰其則不遠紹嘿然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穰與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

三年者三十餘人陳昉上官已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

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琳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

室之望越略皆自聲稱於諸宗室中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

上書勸越要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

軍中侯苟晞奔范陽王虓於許昌虓音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

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

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虜

城南清泉因而圍之會天暴雨兵器濡溼不果而還審登以爲浚
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
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
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
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八月戊辰太弟穎殺東安王繇忽其前勸
已放兵而降也繇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其
死也人頗惜之繇兒子瑯琊王睿爲左將軍從帝在鄴恐及禍將
逃歸其夜正明而禁衛嚴警睿無由得出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
雷雨暴至徹者皆弛徹音因得潛出穎先敗關津無得出貴人睿
至河湯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舍
守舍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
長

歸國睿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
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
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玕王已有令聞以王室多故乃恭儉
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惟侍
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玕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與東海
參軍王導相善導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知天下已亂遂傾
心奉睿潛有興復之志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睿之在洛陽冀
每勸令之國睿卒未能從至是始得與大妃俱歸丞相從事中
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遂殺玖無不稱快
上官已在洛陽殘暴縱橫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周浚從
王渾伐
吳有與司隸滿濟等謀誅之事洩濟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討

太弟穎也太宰卬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
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已與別將苗顯拒之大敗而還太子璿夜
襲已願已願出走方入洛陽厚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
之復廢厚及羊后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從祖右賢王宣在左國城謂其族人
曰晉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
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 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自餘王侯降同編戶
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
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
海鼎沸復呼韓那之業此其時矣 漢宣帝時備侯劉來暢稱可韓那亦稱呼韓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古

曰漢書匈奴中皆種有淵白類請歸會葬類弗許淵令攸先歸告
呼衍氏即今之呼延氏
官等使招集五部及禿胡聲言助類實欲叛之及王浚東羸公騰
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二鎮謂幽并恐非宿衛及近郡
士眾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爲合義眾以赴國難穎曰五
部之眾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率乘輿還
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
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
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羸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
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
殿下也紙檄尺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
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羸三部梟王浚二豎之

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

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據晉書載：記光武建武之初，南單于入居西河之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水經注曰：左

國城在汾州之右介休縣西南。杜佑曰：左國城在石州離石縣。宋白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因以爲名。劉宣等大

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淵有子

曰聰，在孕時母夢日入懷，十五月而後生。生時夜有日光之異，形

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

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

隸書，尤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

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

「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樂廣、張華尤器

異之。至是，隨淵而歸。淵以聰爲鹿盧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

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

瀛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宏爲前鋒敗石超於平

棘下棘縣屬常山郡晉屬道州刺史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

大震百餘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尙有萬

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

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

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已潰散穎遂將帳下數十騎

與志奉帝御轎車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齋中黃門被囊中齋私

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正食於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粒米飯

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夜則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

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至溫將謁陵帝之先河內溫縣孝散里人自京兆尹防以上皆葬于溫

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熊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緡二百匹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眾暴掠死者甚眾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三千人 東廡公騰乞師於拓拔倚屯屯音陀以擊劉淵倚屯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此拓拔氏應以兵助并州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然大

丈夫當爲霖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眾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如拉朽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吁韓邪足道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

三族初昌之起事聲勢甚熾郡縣皆望風款服獨醴泉令虞潭起兵討之斬其別帥鄧穆等昌爲之氣阻襄陽太守華恢上潭爲建平太守潭固辭不就絕口不言功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卽尊位冬十月雄卽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武爲尙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

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

離事雄彌謹

劉淵遷都左國城

考異曰下云離石大饑遷於黎亭則是淵在離石也按杜佑

通典離石有南單于庭左國城然則淵雖遷左國城在離石縣境內也

胡齊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

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

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

方未定可依高祖且稱漢王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於

是卽漢王位

考異曰帝紀李雄劉淵等王皆在十一月惠帝入長安後華陽國志李雄十月稱王一本作十二月三十

國晉春秋十六國鈔皆在十月今從之

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

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禪以漢高祖世祖昭烈爲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爲五宗

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

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

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

後部句奴北
部也居新興

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

不就元達少孤貧有志操帶躬耕誦讀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

四十不與人交通淵嘗招之元達不荅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

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寔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罩宇宙之志

吾知之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果

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少孤

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

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

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凡拓落

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

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尤好兵書略皆暗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

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每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暹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大丈夫處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善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真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則其人矣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於世隱於管涔之山管音以琴書自娛至是始出爲佐命帝旣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豫事豫州都督范陽王斌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

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

考異曰傳云與嶺東將軍劉毅同上言按說

博帝自長安還讓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代劉準爲鎮東陵此表張方猶存蓋自鄴還洛陽時

太宰宜委以關

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

輒時咨張方爲國效節而不違變通未卽西還宜遣還都

方本爲西胡太守

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徒越竝立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

以朝政

轉讀曰管

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

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坐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

久兵士剽掠殆盡眾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還都長安恐帝

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

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

上車帝坐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

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

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補益唯知盡微

誠不離左右而已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

略後官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爲馬帳

毛晃曰流蘇盤線繪額之
毯五采錯爲之同心而下

垂者是也蘇宿發也又散執以其案下垂故曰蘇今蘇謂條頭案
爲蘇流東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帳馬情也○帳音裝

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官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

志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帝

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奔邠

邠縣前漢屬潁川郡
後漢省晉屬襄城郡

帝行次新安寒甚墮馬傷足尙書高光進面

衣太宰顛率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顛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

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

征西府征西將
軍府所居也唯尙書僕射荀藩司隸割

攻河南尹周馥在洛陽爲平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洛陽爲東臺
長安爲西臺

藩勛之子也丙午雷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羅尙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督氏

谷音轄
上聲

及子壽十

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

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資庸下熾冲素自

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故太宰顛立之詔以

司空越爲太傅與隨爽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

衍爲尙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

考異曰惠紀作高密王勳按宗室傳高密孝王略字元簡時都督
青州後遷都督荊州未嘗鎮洛陽蓋簡卽略也時雖有朝命而略

不至或嘗鎮洛陽
而本傳遺脫耳

東中郎將模爲安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

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

京大赦改元永興略棋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陌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

受又詔以太宰隋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

京兆太守 東瀛公騰遣將軍聶元擊漢王淵戰於大陵大陵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魏收地形志太原郡統內受陽縣有大陵元兵大敗

城其地益在唐遠并二州界杜佑曰文水縣漢大陵縣元兵大敗

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雷長子中都泫氏今澤州高平縣劉昫曰澤州陵川縣漢泫氏縣又遣冠軍將

高平漢沙氏縣地屯雷長子唐皆屬潞州○泫音元

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介休縣漢屬太原郡唐屬

汶州 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

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霖歲

處士庾袞卒袞字叔袞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甯中

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病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衾獨爾不去諸父兄彊之乃曰衾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如此數旬毗病得差衾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初衾諸父並貴盛惟衾父獨守貧約衾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子弟樹籬跪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衾曰幽巖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筓以養母衾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衾俱棄華麗散則帛與衾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爾首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衾之罪也父老亦爲之垂泣自後

人莫之犯衮好飲父常以此爲戒及父沒飲不止忽一日自責曰
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攜梃於墓前自杖三十遂斲酒孤兄
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衮乃刈荆荻爲箕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
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
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器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
雖休勿休也鄰人稽德逸善事其親衮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
陳準諸兄皆拜準母衮獨不拜準曰子何不拜衮曰未知所以拜
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準
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
志世遂號之爲異行齊王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於陽翟衮乃
率其同族及庶姓係於禹山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

於險將以安保尊親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
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表嘿然有
聞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避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
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
巖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壘力任能
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
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表乃勒部曲整
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
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其晚年遜入林慮山中事其新鄉如其
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表學

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
哀合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
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及卒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六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六

起永興二年盡懷帝永嘉二年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元永興二年

漢劉勰元熙元年成李雄建興二年

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

月張方復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

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顛新與山東連和不可出兵

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

故殿中人皆屬二衛部曲者

詐稱趣命迎羊后於金墉

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

是年四月張方廢羊后其時方已奉帝入關蓋以威

今通晉置臺百官使廢羊后耳今皇甫昌迎后入宮事起倉猝百

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而重猶堅守秦州將士爲之死

戰願知不可拔乃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

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驃人

以御史來宣詔獲其驃人驃成御也

晉制諸公給驃八人下至御史各有差齊王融曰車前無入驃何得稱丈夫則驃蓋併車之卒問曰我弟將兵來

欲至未驃人曰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驃人於是城中知

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顛以馮翊太守張輔爲秦州刺史 六月甲

子安豐元侯王戎薨於郊

郊音夾

我有人偷鑿誠嘗目山濤如璞玉

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

是風塵表物謂裴頌拙于用長荀勗工于用短陳道甯謾謾如束

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俟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亂

其先見如此 張輔至秦州殺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

西太守韓稚稚子朴勒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盾言於張

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不可不討軌從之遣中督護

氾瑗凡 記音帥眾三萬討稚瑗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擾郡守宜戮力

勤王適得雍州敕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

萬絡繹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

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遂詣軌降未幾鮮卑若羅拔能寇

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時瑗有

族人曰氾騰舉孝廉除郎中值天下亂乃去官還燉煌郡縣造請

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

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

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可復開乎 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

於拓跋猗屯衛操勸猗屯助之猗屯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某

毋豚

蘇毋覆姓考異曰後魏書恒帝紀及劉勰傳皆云淵前走前子按晉職記淵無走前子事下云自離石遷黎亭蓋後魏書

夸運妄言耳

詔假猗屯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屯卒于普根代立

猗屯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參合陂

土無榆樹猗屯曾中盤嘔吐所吐之地盡生榆世人異之 東海

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

晉諸王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

勸司空越起兵

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

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

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

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刺史詔卽遣使者劉虔授之

魏督徐州始入十四卷永元元年去年范陽王斌

以荀晞行兗州

晞首昌末及至州而晞自領之

是時越兄弟竝據方任

越弟略都督青州

於是范陽王斌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

越輒遷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朝士赴越者不從帝在長安者也

成都王穎

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

至數萬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

漢武帝

王斌遣其將初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兵擊藩走之

漢武帝

人石勒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分散居於上黨羯室因號羯胡

父周島朱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

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

向者胡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

已去乃免勒有膽力善騎射蜀朱性凶粗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鄆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竝皆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耕時可聞鼓角之聲或在前或在後勒心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耕於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勒私心自喜至是并州大饑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敝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

兩濟敬深然之倉建威將軍閻粹

閻音威

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

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而郭陽者卽郭敬之族兄也敬先以勒託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爲勒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羗平人師惟爲奴每與諸奴耕于野諸奴聞勒前後有鞞鐸音以問勒勒曰吾幼來在家恆聞如是諸奴歸以告羗惟乃免之又嘗備于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羗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羗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龔安桃豹等八騎爲羗盜後郭敖劉徵等十人又投之號十八騎以起事勒初在懼家爲奴懼家鄰於牧馬勒以善相馬自託於

牧帥汲桑及公師藩起兵桑與勒率壯士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 八月辛丑大赦 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爲平

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

考異

曰元帝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按元帝時爲平東及徙揚州乃爲安東耳或者平字誤爲安或後爲安東司馬故但云司馬越

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蕭縣自漢以來屬沛郡唐屬徐州 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

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

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

北護軍劉興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興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

遺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

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荀晡還兗州徙楙都督青

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琦合 大宰頡聞山東兵起甚懼

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子表穎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顯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毓距逆

詔命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宏平南將軍彭城王釋

補註釋時

鎮南大將軍劉準

準時豫州

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

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

權之孫也丁丑顯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襲等

襲正樓原文誤作劉

前車騎

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闓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宏愈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

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次而奪之牛罰不亦重乎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代換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閉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貳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喬不聽宏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宏沛人屬豫州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愚竊以爲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

州將荷國厚恩列位方伯正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遂致紛紜是亦矯枉過正之罪然昔齊桓救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袂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義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摧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禽也越亦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乞爲忠明巨爲逆嗣其反而互爲戎首戴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

困

詩曰小東大東材斲其空

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

惟思也職主也

自相楚

剝藹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其伐之時太宰頡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琨俱奔河北琨父母爲喬所執劉宏以張方殘暴知暍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爲齎護

盡護行營諸將曰都護督護則止皆一軍耳改正都護原文誤作都護今依本傳改正

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其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輿發手書守相丁甯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縱橫之事宏怒斬之

益州之破

辛卯去羅
尚從劉宏

赤氣見於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於北斗 平昌公

模遣將軍宋胃趣河橋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言被司空越

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

宰顯矯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

書屢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爲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

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

冤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

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暉怒遣呂助收暉

考異曰暉傳云暉遣陳頴呂朗帥騎五千

收暉按暉匹夫安用五千騎蓋朗時在洛

暉敕使收暉耳說者欲大其事故云爾 暉奔青州依高密王略

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

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斌斌領冀

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考異曰琨傳曰得突騎八百人按劉喬傳

云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疑八百太少或

因下文迎東海王之數致有此誤今闕疑

擊王闡于河上殺之

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

考城縣屬陳留郡前

漢梁國之留縣也章帝更名齊省後魏復考陽縣及北梁郡北

齊郡縣前廢爲城安縣隋改曰考城縣屬梁郡至唐屬曹州

大

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楸於廩丘

陳邱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晉屬濮陽郡

爲兗州刺史治所賢曰廩邱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

楸走還國琨徵引兵東迎越擊劉祐

於譙祐敗死喬眾遂潰喬奔平氏琨始得其父母

考異曰帝紀云喬奔南陽按地

理志南陽無平氏縣武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西平氏縣或者南

陽有東平氏而非縣與○今按前漢書地理志平氏縣屬南陽郡

晉書地理志平氏縣屬義陽郡平氏之上有厥西縣沈約宋書地

理志南義陽太守領厥西平氏二縣且曰厥西今二漢無晉太康

地志屬義陽以此證之蓋後人傳寫晉書者誤以厥西之西字歸

平氏而書之其實晉義陽之平氏即漢南陽之平氏也帝紀所謂

喬奔南陽以漢古郡大界書之也劉响曰唐申州義陽縣漢南陽

郡平氏縣之義陽縣與唐之房州平氏一縣皆漢南陽平氏縣地

郡平氏縣之義陽縣與唐之房州平氏一縣皆漢南陽平氏縣地

司空越進屯陽武

陽武縣漢屬河南郡晉屬蔡陽郡唐屬鄭州

王浚遣其將邢宏帥突

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

初陳敏旣克石冰

事見上卷太安二年

自謂勇略

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

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及越爲劉祐所扼

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

歷陽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曰淮南晉因之今和州卽歷陽縣之地宋

白曰歷陽有歷水故曰歷陽

時吳王常侍甘卓亦棄官東歸

晉諸王國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

考異曰卓傳云州舉茂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濊孤令棄官東歸遇陳敏敏傳云吳王

常侍甘卓自洛至按卓爲常侍不應討石冰爲濊孤令不應至洛今從敏傳

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

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

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

敏遂據有江東矯詔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

安豐太守

安豐縣後漢屬廬江郡魏分廬江爲安豐郡其地爲唐之壽州安豐霍邱縣

凡江東豪傑名

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推循

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

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

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尙全榮

常憂無係劉之主

孫劉謂孫權劉備

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

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帶芥之嫌塞

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

上方數州謂揚州以西荆江豫梁益等州也

不然

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

錫列上尙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河漢奉迎鸞駕太宰嘶以張光爲

順陽太守

順陽縣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順陽屬南陽郡至建安中割南陽石城爲南鄉郡晉太康中立順陽郡以

南郡爲縣唐鄧州之舊
嶺南郡皆屬鄧州地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

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

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

隨縣漢屬南陽郡春秋之隨國

也晉武帝分南陽立義陽國後又分義陽立隨郡隨爲漢東郡唐爲隨州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彊兵

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

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

既引爲參軍又以貨物資送而遣其歸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

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

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

於長岐

據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爲水軍藏舟船于河水則長岐當在江夏郡界

南陽太守衛

展說宏曰張光大宰腹心公既與東海空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宏雅敬重光嘗稱爲南楚之秀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宏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張華甚重之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宏上疏固讓不受封其在荊州也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宏憫之乃譴罪主者遂給韋袍復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盾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狎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

州或勸可作樂者宏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令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昔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反送還本置是歲離

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

續漢志上黨郡襄陽縣有黎亭書西伯戡黎卽此

就邸閣穀畱

太尉宏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靈光熙元年

六月帝還洛陽始改元此猶是永興三年漢劉淵元熙三年成李雄安平元年

春正月戊子

朔日有食之 帝在長安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

空越播從弟右衛率允太宰顓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允詣長安說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爲伯顓素信重播兄弟卽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顓曰合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

秦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

顯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

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

方傳云初方從山東來甚傲賤郅輔厚相供給及貴甚親昵之

顯參軍

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

桓不進

顯遣方與呂明會劉喬攻許方屯霸上未進而劉喬敗

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

知其謀繆播穆胤復說顯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斷使

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

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

不免禍輔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

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

入守門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遣報顯以輔爲安定太守

送方頭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襄西走平昌公模遣

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

華陰縣前

漢屬京北後漢晉屬宏農郡聞顯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

以張方首示之遂降司空越遣祁宏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

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三月愷令劉伯

根反

愷自漢以來屬東萊郡拓跋魏會

衆以萬數自稱愷公王

彌帥家僮從之伯根以彌爲長史彌從父弟桑爲東中郎將伯根

寇臨淄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暉將兵拒之

暉

暉兵敗奔洛

陽略走休聊城

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唐爲博州治所

王浚遣將討伯根斬之王

彌亡入長廣山爲羣盜

長廣縣前漢屬項邾郡後漢屬東萊郡晉武帝咸寧三年置長廣郡長廣縣屬焉

廢長廣郡及縣更名膠水縣唐屬萊州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

卷八十一 晉紀六 十一

盛州兵屢敗

五苓夷反事始上卷太安二年

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州城

李毅疾疢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邊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坐

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爲戮朝廷不

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

釗音

未至毅率毅女秀明達有父風

眾推秀領涪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多鼠拔草而

食之伺夷稍息輒出兵掩擊破之

考異曰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建甯郡夷攻陷甯州死者三千

餘人李雄載記曰南夷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甯夷使討之數病卒賊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王遜傳云李毅卒

城中奉毅女固守經年華陽國志有

范長生詣成都自青城山

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四月己巳司空

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頤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旣而東方兵

聞方死爭入關頤悔之乃斬郵輔遣宏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

獸將兵拒祁宏於湖 五月程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

壬辰日光四散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 祁宏等擊彭隨

刁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隨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順軍馬逃入

太白川 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山

等入長安所部緝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

食之 爾雅曰柞實謂之橡實曰橡樓實也○柞音象 己亥宏等奉

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

朔帝至洛陽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羊后 考異曰后舊曰

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

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其迎太宰暉於南山 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

武功郡割城等縣南山即太 置始平郡領魏里始平

宏農太守裴廩 廩音亦又音 秦國內

白山中隋太白山一山也 異音亦又音

史賈龍

龍音

安定太守賈疋等

疋音

起兵擊顯斬馬瞻梁邁足詡

之曾孫也

帝即位改扶風為秦國以封秦王東

司空越遣督護糜晃將兵擊顯

考異日本

秀傳云顯密遣使詣東海王越求迎越遣

將糜晃等迎顯今從顯傳晃首荒上登至顯顯使平北將軍牽

秀屯馮翊顯長史楊騰詐稱顯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關

中皆服於越顯係城而已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

平國號大成

考異曰晉帝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永興二年六月雄即皇帝位華陽國志光熙元年即皇帝位後魏書序

紀及李暹傳皆云昭帝十二年雄稱帝即光熙元年也十六國春秋錄雄年號建興二

晏平五與華陽國志同今詳之諸書雄改元晏平無大武年號傳

皆載記改元大武無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元大

帝號大成改元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元大追尊父特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尊母羅氏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考異曰華

陽國志尊長生日四時入節天地太師今從舊說

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

班位尙書令圖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

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尙書事范陽王

琥爲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爲驃騎大

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庾敳爲軍

諮祭酒數音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郭

象爲主簿鴻臚丞阮脩爲行參軍行參軍在參軍事之下沈約志

加長兼字涂澤則爲參軍事前板則爲謝鯤爲掾輔之薦樂安光

逸於越越亦辟之輔之等皆縱酒放誕崇尙虛元不以世務嬰心

數更殖貨無厭又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阮脩

者籍之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不信鬼神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

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人無以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

黃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六 志 思補樓

不喜見俗人意有所思率爾褰裳

褰音

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常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衍族弟敦謂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娓娓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居貧四十餘無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光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言寒舉體凍溼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卽便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遂共謁令望見逸輔之謂遂曰

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令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
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從輔之遊輔
之嘗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
日逸至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脫外衣露頭於狗竇中窺
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光逸字孟祖遽呼入
其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祁宏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

關奔新野

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襄陽郡

會新城元公劉宏卒司馬郭勸作亂

勸音道

欲迎穎爲主郭舒奉宏子璠以討勸斬之詔南中郎將劉

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頓邱

太守馮嵩執之送鄴

頓邱縣漢屬東郡武帝時秦始元年分置鄴

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

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

白馬縣漢屬東郡晉屬漢陽國唐爲滑州治所

兗州刺史苟晞

討斬之。進東瀛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冬十月范陽王燒薨於鄴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僞令人爲璽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臨命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吾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穎浴畢乃散髮東首臥命徽楹之時年二十八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時賓客滿筵

文案盈几遠近書籍日有數千輿終日不勅或以夜繼之人人權
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
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逸清才輿說越遣其弟毘鎮并
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現爲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
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輿旣爲越所寵任人士多爲所構惟庾敞
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家富性吝說越令換千萬冀其有靳
於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敞敞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
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向
敞道此敞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敞交敞卿
之不置衍曰君勿謂爾敞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
自用卿法衍甚奇之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或云太傅越

之鳩也庚午崩于顯陽殿

年四十八

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媿恐不得

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

定今日甯可易乎卽露板馳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

尙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

后居宏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帝始遵

舊制於東堂聽政

東堂大極殿東堂也

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眾務考經籍

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閒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

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辛丑以

中書監溫羨爲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尙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

己酉葬惠帝于太陽陵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卽自井陘東下

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蒞任
社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
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
轉關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府寺府舍也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
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
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韃而耕琨
乃上表曰臣以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
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然後得達壺口關臣自涉州驅目覩
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隄
白骨蔽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市四山動足遇掠開
目視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

夫難進嬰守窮城不得薪禾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處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強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覓聽處朝廷許之現撫循勞徠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人離間其部曲雜虜降者萬餘落在官未期流民稍復雞犬之聲相接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焉 是歲秘書丞司馬彪卒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遊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注莊子作九州春秋

又作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為紀志傳
凡八十篇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
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
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百二十事以正之

孝懷皇帝上

請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漢法
慈仁短折曰懷 在位五年改元一

〔訂〕永嘉元年

漢劉勰元惠四年
成李雄長平二年

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政說
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惡也清河王本太子公宜立之越不許
重言之越怒斬之 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
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
殺之 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

屈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遣榮等誓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

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

之黨不亦羞乎昔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

吳諡係 堅曰武

烈皇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

孫策追蓋長沙桓 王仲權蓋大皇弟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與東返俊彥盈朝將

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

心及得誓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

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

將軍和將兵數萬屯烏江

晉道烏江縣屬淮南郡即烏江亭長流 始待項羽之地以名縣宋白曰烏江縣

漢東城縣地晉太康六年 始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

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

考吳曰敏傳云弟和勸殺榮按晉春秋 敏臨刑謂處曰我負卿時和已先死

從晉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亂和廣遣其屬何康

春秋錢象投募送白事于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宣言州下已殺

敏揚州刺史治建業故南建業爲州下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朱雀橋在

之內跨秦淮水亦曰大桁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

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

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其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

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

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橋

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傍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

敏松滋縣屬廬江郡後漢省晉屬安豐郡劉勰曰唐壽州雷邱縣

漢松滋縣地今江陵府松滋縣乃是吳樂鄉之地晉氏南渡後

以松滋流民備立郡
遊縣非古松滋也

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欲曰本

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願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
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
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
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
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初敏之反也以其
弟讚守江州醴陵令虞潭帥兵東下討讚誅之廣州刺史王矩上
潭領臨陵太守潭撫綏荒餘咸得其所既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乃
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 詔徵顧榮爲侍中紀瞻爲尙書郎太
傅越辟周玘爲參軍陸玩爲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
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順望以軍禮發

道榮等懼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所楛之

兄子越兒兄也

西陽夷寇江夏

西陽縣春秋弦子之國漢爲縣屬江夏郡晉屬七陽郡漢和帝

永元末巫蠻反討降之徙置江夏西陽諸蠻是也沈約曰晉惠帝

分七陽爲西陽國劉昉曰吳分江夏置新野郡晉改爲西陽郡唐

州光山縣本漢西陽縣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

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

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

辛未大赦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大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

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

襄陽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鎮長安東

魏書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六 魏書卷之六十六

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都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

汲桑逃還苑中 苑在平牧苑也 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

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勒猛虜將軍遂進攻鄴時

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

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

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

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啟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

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持晡

及將軍王叡討之 秦州流民鄧定句姓區名等據成固句音烘寇

掠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飢窮詐降

於燕且賂之燕為之緩師定密遣旬氏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

離司徒雲司空瑒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殷及漢中大

守杜孟治棄城走積十餘日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

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句姓也梁州刺史漢中太守俱治前鄭杜佑曰漢漢中郡故城在唐梁州

南鄭縣東北

○句音勾 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鷲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

能飛董養聞而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鷲蒼

者胡之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願謂謝琨阮孚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石勒與

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閒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

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爲晞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爲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時月發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北齊督揚州之江

南考異曰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

當猶鎮下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己未齊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

八月己卯朔荀晞擊汲柔於

東武陽

東武陽縣漢屬東郡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去東字爲武陽

縣唐貞觀初廢武陽入魏州

莘縣開元七年後置改爲朝

城縣杜佑曰魏郡莘縣南有東武陽縣

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清淵唐避高祖諱改清淵爲臨清屬貝州

分荆州江州八郡

荆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希紀曰分荆江入郡爲湘

州紀志自相輒特此從紀沈約亦曰分荆州之長沙衡

湘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汀州之桂陽入郡立湘州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

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忠之會睿

出觀稷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

及百姓皆襁於東流水上應劭風

俗通曰肩輿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瘼者潔也於水上應劭風

深之也肩輿平肩輿也人以肩舉之而行○襁音條或音弗導與

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吳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

曰額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

考異曰導傳曰元帝願建業居月餘士庶其有至者

會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日卑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業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視敦等皆在從王敦傳取海王越殊膠漆後乃以敦為揚州刺史其後數拜尚書不就則現傳錢論問劉聰通洛陽不敢進乃謀反時王敦逃尚書與璠俱西欲殺敦敦奔告元帝懷帝紀永嘉元年七月琅邪王睿鎮建業三年三月殺穆播四年二月錢璠反是時睿在建業已三年矣安得言月餘又睿名論雖輕交有為郡督數年而士庶莫有至者傳敏得江東猶首用周顛以收人望導為齊佐豈得待數年然後薦之乎然則導傳所云難以盡信今刪去導

語及敦名而已○增音貴玉飾冠鏡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諮祭酒

下盡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

晉諸王國有謁者四人中

大夫六人張闔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壺粹之子

下粹見上卷

闔昭

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

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于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荀晞追擊汲桑，桑素畏晞，乃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眾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晉志：陽平郡有樂平縣，前漢東郡之清縣也。後漢章帝改曰樂平，但石勒欲奔冀，則非此樂平也。又并州有樂平郡，武帝泰始中置，唐之遼州也。勒奔于太傅，越還許昌，加荀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被疆寇，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爲督。

護後犯法喻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
卿者兗州刺史吳弟者苟道將也喻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乃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
得千里牛旦發暮還 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等

胡人一部之
呼爲部大匄

背擁眾數千壁于土黨石勒往從之因說匄督等曰劉單于舉兵
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
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
于矣匄督等以爲然冬十月匄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匄
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
烏桓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
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

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眾配之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尙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

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 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大傅越曰

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督

族弟敦爲青州刺史

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大傅越以王澄爲荊州敦爲揚州

吳楚以爲形援越從之於是澄敦同殺越殺之敦傳自青州入爲中書監東荆王越謀殺澄後始出爲揚州捕死在永嘉三年三月此年越在許昌不在洛故

以晉書 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戰國策馮援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

窟必背必相通 澄將行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使脫衣上樹探

暨而弄之神氣蕭然初若無人及至鎮以郭舒爲別駕委以府事
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舒常切諫以爲宜
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荆士士人宗廐嘗因酒忤澄澄怒呼
左右棒廐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
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
而廐遂得免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苗薄盛等起兵爲新蔡
王騰報讎斬汲桑於樂陵 樂陵縣漢屬平原郡晉分爲樂陵國唐
爲縣宋白曰棗州屬信縣魏屬樂陵
晉斬汲桑於
此屬滄州 乘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桑力能扛
百鈞呼聞數里其在軍中嘗六月盛夏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
不清凉乃斬扇者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
衲裘不識寒暑斲人頭 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

辭不許庚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爲尚書令光魏太尉柔之子也少
習家業明練刑理累官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
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倫敗復爲廷尉時朝廷以光歷世明法
故頻典理官惠帝之幸長安也朝臣奔散莫有從者而光獨侍帝
西遷加尚書僕射光兄誕任放無倫次恆輕侮光而光事之愈謹
及是遷尚書令卒于官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
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
越以荀晞雪其弟騰讎心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
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
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
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

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
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啟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
初越之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
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汝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
爲狗咋越由是疑晞及聞滔言遂信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
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
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頓邱太守魏植爲流民所逼聚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
討之無鹽縣屬東平國直屬濟州界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
酷於大苟晞討植破之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犂牛走及驅
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平何當亂也及公師薄
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苟晞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

遂俱遣使降漢

考異曰：彌傳曰：彌遁洛陽，敗於七里關，乃與其黨劉監謀歸漢。按十六國春秋，載爲王濬所逐，彌乃

苟歸，所敗乃謀降漢。今年春，靈已在彌所。五月，彌乃如平陽，然則二人先降漢已久矣。彌傳誤也。存疑。今按十六國春秋，無王濬逐彌事。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討東萊

公以鑑爲平北將軍。初，李釗聞父毅受阨表，求赴難，馳至牂柯

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甯州城中無毅，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

殺。惟茹草首尾三年，始得至甯州。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請

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

不垂憫救，旣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

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爲甯州刺史，仍詔交州

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慕容廆自稱

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倚盧龜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錄

分河爲三部事見上八
十二卷惠帝元康五年

成永嘉二年

漢劉涓子傳元年
成李雄髮平三年

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

大赦 戊申白虹貫日

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用據太

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考異曰石勒載記曰元海使
劉聰攻壺關命勒帥所統七

千爲前鋒都督劉肥造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
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事在明年今從十六國春秋

二月辛卯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涼州刺

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

州大族

惠帝分殿煌酒泉霍首昌郡
杜佑曰晉昌漢吳安縣地

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

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

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

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袞走之朝廷得袞袞疏以
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潛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袞之被
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瑛與音亦上表匿軌曰刺史

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
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狄猾夏不宜擾
動一方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袞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袞
斬之張越犇鄴涼州乃定 癸卯白虹貫日青黃疊五重 三月

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鄆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
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眾數萬苟晞與
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
士五千人以衛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

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

伊水之北也

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

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斌出戰北

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

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淵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柔自軹

關歸漢

軹關在河內軹縣

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

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空

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彌勸淵稱尊號淵謂彌

曰孤本謂將軍如賢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拜司隸校尉加

侍中特進以柔爲散騎侍郎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

之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

使貢獻歲時不絕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

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

蒲子縣即晉公子重耳所居蒲城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

陽郡劉向曰唐屬州治隰川縣漢蒲子縣地杜預曰關州隰川縣

縣漢蒲子縣地而述今平陽府有隰州有蒲縣即古之蒲子也考

異曰劉琨答太傅府書曰沿道使驛離間其郡落難遂怖畏兩奔

蒲子維廣歸降焉有諍者琨傳亦然按時酒強現弱豈因畏提而

徙都蓋現爲自大之上郡鮮卑陸逐延氏西單徵竝降於漢

考異

隋史因承以爲實耳

記作氏神大軍于微按當時戎伏酋長皆

謂之大徵即光文軍后之父于術字也

八月丁亥太傅越白

鄆城徙屯濮陽

濮陽縣屬東郡晉初分置濮陽國唐鄆城濮陽二縣皆屬濮州

未幾又徙屯滎

陽

是月鳳皇集于漢蒲子

九月漢王濞石勒寇鄴和郁棄城

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

勅

漢東郡燕縣古有燕園晉省而故城猶在曰東燕城後魏

立東燕縣屬陳留郡劉向曰唐滑州非城縣漢南燕縣

平北

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

大陽縣屬河東郡地理志曰北魏也

應劭曰在大河之陽唐併入陝州河

北

憲楷之子也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

界

賈台直蓋道

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謝鯤庾數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愨鯁亮宏
達通機識命不知何如其父至于深宏係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
殆過之 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

以其子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

壬寅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惔帥鮮卑攻壺關

杜佑曰唐潞州治上

壺關並潞縣後魏移壺關縣當羊腸阪羊頭之陔

漢鎮東將軍萇毋達戰敗亡歸

丙午

漢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丞相右賢王宣卒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
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
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于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蓋數
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
祖必不令兩公獨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于武帝帝召

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其所
謂如珪如璋者也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
在官清恪所部懷之淵之創業宣之謀也故尊崇莫二石勒劉

璽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邱

汲郡漢屬河內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汲郡唐之衛州卽其地

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疆壯五
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臺註見後八十 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乙亥漢主淵以大將

入卷不嘉六年

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階王后父御
史大夫呼延冀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
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成尙書令楊褒卒褒好直言成主
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

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
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也雄慙
而止雄濟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而問之褒對曰
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其自傷緩之則
懼其有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卽還遂不復出 成平寇將
軍李鳳屯齊壽 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改爲漢壽 屢寇漢中漢中
民東走荆沔 沔水自梁州入 詔以張光爲梁州刺史 荆州寇盜
不禁詔起劉璠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 璠宏之子也荆州
其 是年冬項桑縣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哭 之民懼其父故歸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終